

泰西新史攬要

一
函七冊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七

初名泰西近百年來大事記

英國 馬恩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絨述稿

英民公稟

第一節
民間公約

英國

一千八百三十二年

道光十二年

英國更改制度之時、君民上下、無不同心

合意、乃閱時未久、求新班各員又謂、向所整頓諸事、尙未能悉臻粹美、既而求新之人、日多一日、講求整頓者之心、亦日熱一日、核其求請各節、固多入情入理、惟類皆推舉領袖、甚至聚衆要求、則始謀之不臧、流弊遂不可勝詰矣、至於所求之事、則公擬民約六條、一曰、舉官之權、宜家掌而戶操之、一曰、議員不可久於其任、宜每年重舉一次、以定去留、一曰、舉官之際、准民間仿照告密之法、不宜彰明較著、一曰、凡舉充議員者、但問其才力能否勝任、不必問其身家是否殷實、若昔日議員、務

須置有財產、方得准充之例、宜予刪除、一曰、既充議員、當由英廷議給
額俸、一曰、舉官之地、宜使均平、庶免偏枯之怨、○查議立民約諸人、特
衆要求之法、固屬不善、然其所請之六事、則民間大半已被其澤、如比
戶皆得操舉官之權一節、今民間已鮮有不能與聞者矣、如密舉議員
一節、今已准其不必宣露矣、如議員不必置有財產一節、今已許貧而
有才者入議院矣、如議員食俸一節、今已詔釋有常經矣、夫苟民間之
所請、不合於理、英廷豈肯俯從哉、

所最可惜者、當時之民人、不知恪守臣節、英廷稍拂其欲、遂懷不軌之
心、揭竿者四起、英廷以亂萌斷不可長、萬難容忍、不得不拘其領袖、寘
之獄中、然自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道光十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
八年、民間之挾制君上者、歷十載之久、仍不稍知悔改、英廷亦仍不能稍

第三節
民情思亂

示寬容、上下相持、公私凋敝、其恃手藝爲餬口者、大有諺所謂一日捉魚、三日曬網之弊、即使偶有工作、傭值亦賤不可言、夫以賤值之傭、屢曠之工、倘使食價平減、或尙可支持一二、乃糧食之貴、既有加而無已、公家之律、又有嚴而無寬、赭衣之民半於路、菜色之民半於家、吁其苦矣、

英民既受大困、皆知內有數事、實緣國家辦理不善所致、遂以無邊苦趣、皆歸咎於英廷、紛紛特衆要求者、其燄較前爲更熾、且是時、適值法民大起、強改君主而爲民主、英民以爲、英之與法、僅一水之隔耳、法既操縱由民、英豈肯受王章之束縛、倘使吾等衆口一詞、務求速改、英廷其奈我何、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英商貿易、又值連遭折閱、各大鋪相率閉歇、工作之輩、益無聊賴、遍地皆怨譁之聲、議論朝章者益衆、

遂有數人號於市曰、飢餓而死、與反叛而死、等死耳、况餓則無有不死、
叛則容有生機、凡吾受苦之人、何不速反、又有人言、何必反哉、何必反
哉、凡吾受苦之人、盡聚於此、若有所求、國家豈敢不允、遂有備具稟帖
者、聲明求索國家某某諸事、即上文所言六事之類務望立刻准行、稟末具名者、
多至五十萬人、似此絕大稟帖、實歷古之所未有、稟詞既具、又謂、吾等
須同入議院、呈送稟帖、議員必不敢不准、既准之後、上之君主、倘君主
尙欲推敲、吾等不妨亦改英國爲民主之國、庶幾百弊可除云云、英廷
聞變、立飭兵部迅發火票、調集禁旅額兵巡役、共二十萬名、命惠靈吞
將軍爲元帥、而總統之、惠靈吞聞命、星夜派兵、分守倫敦各總銀行、及
總郵政局、與夫閥閱之家、又發庫存軍械、卽以銀行郵局等諸大房屋
爲礮壘、督隊駐防、其各大橋畔、亦皆派兵運礮、分別扼守、以杜亂民往

第四節
民稟黨散

來之路、部署大定、民不敢逞、

英廷遂宣諭民稟黨之領袖曰、汝等民人、聚議各事、余一人固不之禁也、若有奔馳街市者、罪不赦、各亂民初見防堵之嚴、將卒之勇、器械之利、已餒於心、及聞英廷詔旨、各領袖皆知烏合之衆、萬不能敵經制之兵、遂各息心靜氣、冀以哀籲動君上之憐、且聚議求請各事者、僅存三萬人、彼此講論、亦無叫囂之惡習、其措詞立意、惟冀英廷軫念民艱、速設救濟生靈之良法、從無一人、尙敢以反叛二字、形諸齒頰者、日前在街市間東奔西突之人、至是、亦不敢越雷池一步、查若輩初具大稟帖中、本言要求各事者、連具名稟帖之五十萬人、共有六百萬人、皆困苦顛連、無門申訴、其姓名業已存記等語、然其實僅有二百萬人、曾存其姓名、且尙有本無其人者、迨國家一震神威、遂各冰銷瓦解、因有笑其

虎頭蛇尾、一事無成者、諸領袖人深悔之、及至會議、又各自相抵牾、更有責之者曰、挾勢凌逼君上、實與大道顯相違背、而今而後、務宜執理申辨、庶不失臣民之分、從此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矣、○既而英廷允立萬國通商之約、市廛中之貿易、已漸流通、百工皆畧有所事、民約一端、卽無有置議者、彌天大禍、消歸於無何有之鄉、英廷固始願不及此也、

第一節 法皇欲顯
救世教之
大權於猶
太國

英國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八

初名泰西近百年來大事記

英國 馬瑟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絨述稿

戰

一千七百年

康熙三十九年

至一千八百年

嘉慶五年

英國多艱阨之象、金壁之光

陰、半銷磨於兵燹、一千八百一年

嘉慶六年

至一千八百十五年

嘉慶二十年

千

戈之禍、更覺無日無之、其間且有禦法皇拿坡崙之役、沙場暴骨、爲禍

尤烈、烽火驚心、爲時尤久、及至大功告成、英廷始厭倦兵革、與鄰國平

安無事者、垂四十年、英人幾忘昔年列國戰爭之苦、爰有人私心默冀、

繼自今、各國俱相見於壇坫、相交以玉帛、即使偶有齟齬、亦當各守禮

讓、善爲調停、朝野上下、所孜孜矻矻者、惟在於救苦拯厄、生靈永不罹

鋒鏑之慘、而奈何此境之徒懸夢想也、惜哉、○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咸豐

元
年十二月、法前皇拿坡崙之姪魯意拿坡崙、繼主法國而難作、當魯意

拿坡崙之初得法權也、曾許法之臣民曰、余今爲法國主、必將遵循定律、善治國政、及是大權在握、忽焉作威作福、如秦始皇之恃其勢力、妄自尊大、獨建皇帝之號、法之文武大臣有諫之者、卽羅織其罪、而悉置諸獄、巴黎者、法都也、其民有心不悅服、而欲阻止之者、又不問其是非、日殺不辜、罔知顧忌、法民皆重足而立、相戒不敢逆皇帝、魯意拿坡崙大喜、然猶以爲未足也、思臣民之畏我者、不過目前之事耳、積之日久、猝焉禍起蕭牆、吾其何以禦之、不若勞師於外、以顯其勇畧、則法之臣民、咸注意於戎行之勝負、無暇再懷不軌矣、於是以心問心、決計興師、又念歐洲各大國、近方輯睦於法、卽使與之挑釁、各國或甘心退讓、終致師出無名、其奈何、繼而愀然曰、土耳其

按華邊突厥之種類遷徙至歐洲仍其本名今譯西事者類稱之曰

第二節
法皇之願
成

土耳其蓋突厥一聲之轉耳

國有小罅隙、可試我新得之勢力、我若設詞以強逼之、彼

或不遵、則我有辭矣、法土之衅既構、他國必有袒之者、然後以此禍種、

降而爲歐洲之大禍、我願大遂、我位大安、計無有善於此者、卽遣使語

於土耳其王曰、猶太國舊地、貴國之所屬也、昔者、我救主耶穌、生於是、

居於是、今朕欲親臨猶太、觀其聖蹟、及伯利恒穴上之禮拜堂、爲特書

達貴國、速取此堂大小門之兩鎖匙、以獻於朕、朕又欲鑄一銀神、及法

之國徽、

按如中國以龍爲國旗之類

藏諸聖穴、以表光榮、王無逆朕命、土王覽書、大驚、

考歐洲南方諸國之人、俱奉天主教爲宗、奉教之神甫人等、皆以教本

起於猶太國舊地、得至猶太一觀聖蹟、既表精虔、尤增榮耀、

按略如中國僧人欲往西

藏觀佛蹟之類

又聞故老相傳、耶穌生於伯利恒地方、伯利恒有一穴、卽耶穌

離母胎之處、

按略如伊尹生於空桑之類

於是土耳其人、就其穴上、築一禮拜堂、堂有

大小各門、恒加鎖鑰、凡基督教

按天主耶穌二教總名之曰基督教

中人之欲入禮拜堂者、

土國向例、僅予以小門之鎖匙、皆不能大開正門、昂然直入、前當法國

法蘭西王第一

按法蘭西之名國即以王之氏族如美國以華盛頓開基即以華盛頓名其國都之類

在位、曾以此事責

問土耳其王、未能得志、越二百年、即一千八百十九年、嘉慶二十四年法國曾

查舊案、與土齟齬、仍不得逞、夫土耳其國小勢弱、豈願以區區一鎖匙、開罪於法國哉、無如俄羅斯國所奉之希臘教、名雖互異於基督、實則同祖乎耶穌、且其爲大主教者、又屬俄羅斯皇、歷代不可以理喻、土苟多讓天主教人以教堂之大權、希臘教必相形而見絀、是未蒙天主教人之感激、先遭希臘教人之怨恨也、故斷斷焉未敢相下、及是、魯意拿坡崙又以此事相詰責、土王集廷臣而議之、皆曰、今希臘教之執掌大權者、實爲俄皇尼古喇士、假使求媚於法、必致開罪於俄、故相持不決

第三節
俄皇欲伐
土耳其

者一載有餘、至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咸豐三年二月、法皇魯意拿坡崙索之益堅、且聲勢洶洶、禍在旦夕、土王不敢抗、無奈以伯利恒禮拜堂之大鎖匙、畀天主教中修士、修士者閉戶潛修不與外事略如釋教中之僧人於是希臘教中修士頓覺無顏、而法皇則精鑄銀神、盛設儀仗、送至猶太之耶路撒冷地方、大開伯利恒穴上禮拜堂之正門、敬謹安奉、法人無不興高采烈、直如雄師大捷、齊唱凱歌也者、法皇更志得意滿、謂土耳其誠不敢與皇帝相抗違也、

俄皇尼古喇士、驟聞土耳其王之抑希臘教而榮基督教也、赫然震怒、星夜發兵十五萬人、直趨土邊、倏又轉念曰、似此瑣屑之事、若遣一介行李、以責土王、他國自無從置喙、今忽勞師動衆、人其謂我何、遂命檢査俄土交涉舊檔、有無未結之事、足爲俄藉口者乎、旋查得一千七百

四十四年、

乾隆九年

俄土所訂和約內、有聲明數語、似可指爲土耳其國所

屬之希臘教中人、已讓與俄皇爲主、遂遣使責問土王、其實約內僅言、土耳其國必保護希臘教人、無使失所而已、乃俄皇之意則曰、土既允俄以保護希臘教人、可知希臘教人、應認俄皇爲主、否則土國自行保護其民、干俄底事、而必切切焉聲明約內哉、○土國聞有俄師、大懼、及接見俄使、聆其無理取鬧之語、不特土之君臣士庶、皆愕然不得其解、卽土之諸友邦聞之、亦皆謂俄皇所言、毫無情理、英國君主維多利亞、更親御筆札、致書於俄皇尼古喇士曰、朕聞貴皇詰責土耳其國之語、因取俄土和約、端詳審視其命意之所在、覺與貴皇所言、絕不相類、倘竟如貴皇之意、則土國所屬人民四分之一、不已全歸俄屬乎、土之權勢、不已離土都康斯坦提挪泊、而歸俄都彼得羅堡乎、總之希臘教人、

若欲改隸俄屬、則歐洲竟謂無土耳其國可也、貴皇其何說之辭、土王又遣使至英、請問英君主、我何以答俄皇乎、英君主曰、拒之而已矣、豈曰讓之云乎、於是土王覆書於俄皇、語雖謙遜、意雖委婉、惟於希臘敎人應隸俄屬一端、終不肯讓、事聞於法奧普諸國、亦以土王之不肯讓俄爲不失國體、而深許之、然俄皇則怒不可遏、謂土旣不能以理喻、俄惟有以勢爭、發兵遂入土邊、奪丹牛波江畔一省會而踞之、時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咸豐三年}七月初二日也、俄皇猶欲自文其過、而諭其民人曰、朕非黷武窮兵之主也、今茲伐土之役、不過完俄名分之所在、斯已矣、或有問俄之名分、究竟何在者、則有滑稽之士笑應之曰、禮拜堂之鎖匙數具也、堂中之銀神一尊也、土耳其國四分之一也、視土爲俄之藩屬也、不知其他、

俄既踞土之丹牛波江畔地、諸國皆謂事出非常、若無調人善處其間、後將禍生不測、於是英法普奧四大國、各遣大臣、會於奧之維也納都城、商定一善處之策、謂若能依此而行、俄土兩國、各不致傷及國體、遂公致一箋於俄皇、其大意謂、希臘教昔在土國應沾之利益、今仍一一付之、無使少損、至俄皇欲別有新增之權勢、強逼土王一節、箋中絕不提及、俄皇覽箋之下、心悅誠服、一無異議、四國大臣大喜、遂更致箋於土王、以爲土王已失之地、仍得金甌無闕、將失之權、仍不致太阿旁持、必亦欣喜過望、而俯首無辭、從此絕大風波、崇朝平定、何幸如之、萬不料土王不感友邦排難解紛之德、反謂書中數字、未盡妥洽、異日與俄立約、必須刪改某某字樣、其實元本數字、於土事無關緊要、另改數字、亦於俄事不甚喫重、此真所謂無中生有者也、俄皇聞之、心滋不悅、使

使謂四國大臣曰、土王若能如貴大臣等所議、懸諸國門、不能增損一字、朕自無不樂從、若欲妄改分毫、朕不敢聞命矣、諸大臣轉商之、土王仍堅執己見、於是諸大臣皆無可如何、惟有如鉅鹿之戰、諸侯皆從壁上觀耳、○土王又遣使至俄營、請退兵而返其侵地、俄皇不許、十月二十三日、土王大張聲勢、一似小固可以敵大、寡固可以敵衆、弱固可以敵強也者、決計欲與俄皇相見於戎行、有善覘國者曰、俄土二主、實皆願遵四國大臣所定之約、惟土欲自炫其長、索改無關得失之數字、俄乃怒其以蕞爾之邦、反敢蔑視衆國、若不示以威武、必致長其驕傲之氣、後將不可復制、彼此遂以視同兒戲之事、釀而爲生靈之大禍、豈諺所謂人爭一口氣、佛仗一爐香者、固應如是乎、抑歐洲之劫運、冥冥中實有主之者乎、嘻、酷矣、

且夫土耳其之在歐洲、未嘗有強大之名也、其君若臣、又非明理而能軍者也、一旦無知妄作、欲創絕無僅有之大亂、使歐洲無寧宇、彼各大國暨明理之諸君諸大臣、夫豈真袖手旁觀、任其竟成戰局哉、而不知土之敢於大張旗鼓者、有陰祖之而不啻明助之者也、當是時也、英國雅白顛侯、實執英政、跡侯生平之持論、以爲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本爵少年、居於日耳曼之雷劈細地方、親見日耳曼聯邦大戰之役、血流成渠、骨暴成嶺、其爲可慘、孰大於是、老夫耄矣、終不願復見兵革之禍矣、及至俄土釁起、卽執宜和而不可戰之說、乃求和而反速之戰也、此豈意計所及料哉、初、雅白顛侯聞有俄師、卽不憚辛勞、爲土行成於俄皇之前、其意惟求兩國不出於戰、舍此別無奇計也、土之大臣則大喜、謂英國兵艦之在地中海者、幾有舳艫相接之勢、今幸助土以制俄、則我